五百家註柳先生新編外集卷一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并序

韓曰史表載虬後周中書侍郎美陽孝公與誌稍庚宣史誤耶萬年公貞元十二年卒是年葬誌是時作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孫曰倉龍太歲三月日前萬年縣丞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仲父之命考時

韓曰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為永州刺史公元和九年尚在永州故薦弘古於崔迨其死崔猶為經紀其喪可謂賢矣公正集有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時作誌亦于是時作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孫曰漢志有縱橫十二家蓋蘇秦張儀之書也剛峭少合尤濩落孫曰濩落大貌莊子作瓠落與濩落同不事產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孫曰漢志有法家者流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孫曰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為襄州

有懿德泊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好義能讓而同
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
初為陸渾主簿次吳縣尉次上黨丞潞州兵曹參軍其
勾稽摘發毗贊闕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
終于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
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泊伯父
皆葬閿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北臨間其地陰狹岸又
數壞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從他兆于茲卜用七月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新編外集卷二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韓曰公正集中有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又有為耆老請復尊號表二皆在貞元十九年間蓋為德宗復聖神文武之號作也其事已詳於正集之注今又有表六葢在正集之表前作

臣等言臣竊覩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孫曰司馬相如曰歷選列辟以迄于今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孫曰書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耿光光明也彰淳懿而示遠也其

有闇然不燿後嗣何觀敎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於地祝曰禮記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孫曰建中元年正月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其後雖逢阨運韓曰興元元年正月以朱泚之亂去尊號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祝曰書我武惟揚侵于之疆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孫曰左氏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

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茲韓曰自興元元年甲子至貞元四年戊辰為五年矣若墜冰谷孫曰貞元五年十月百寮請復尊號不允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祝曰書皐陶謨之詞凝成也人用咸和孫曰書用咸和萬民咸和皆和也俗惟丕變陳師鞠旅孫曰兵法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分疆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究之聲孫曰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逋賦蒙匄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荅豈宜固為薄菲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顧復如

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浹即協切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軼徒結切而乃久爲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爲不私與己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旣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謗讟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孫曰昭十二年左氏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王度王之法度也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祝曰易廣大配天地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孫曰白虎通云正五行祝融績三皇孫曰白虎通曰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也人為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咸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

文察人心於謳謠（謠烏侯切）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為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祝曰易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陛下思成湯之罪己（孫曰左氏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念周宣之側身（孫曰詩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遇灾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去徽號而不稱垂炯戒而自儆（炯古迥切）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流蔡要荒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令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祝曰方內言四方之內也）天

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太學諸生黃冠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

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
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
屏營悃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韓曰貞元五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韓曰即前所上之三表）
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
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

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覩文明繼跡聖後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為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先膺聖神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為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為懼雖欲行

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
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于羣臣聞
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
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侯
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為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
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愆必惟思
而内省皇情徽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
穀孰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

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荅不享之咎也陛下宜
承天意以悦神心增脩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
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
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
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
追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為辭讓以守謙
冲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悦於後而帝德是非
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為

炯誡炯古迥切一作鑑誡。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
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
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
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
功臣等誠雖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
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
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
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

炭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
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
謹而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
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為一王之
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為弘遠陛下嗣訓先
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
讀誥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
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

武子曰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注牛曰牧馬曰圉或備持戈矛益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為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

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為恭況於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畀樸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見漢元帝紀諸葛孔明誡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為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

臣庶跂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國恥亦欲攄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為歡倘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匡一作莊亦當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

孫曰宏衛州汲人貞元五年二月自戶部侍郎遷本部尚書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

社稷之勲孫曰至德元載玄宗幸蜀至益昌遙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之副是時冕為河東行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事勢勸之朔方十月太子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甲子以定策功以冕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搆投竄荒裔天下稱寃孫曰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崩以冕為山陵使冕以倖臣李輔國權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判官烜坐法免冕亦以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施州刺史移澧州刺史空懷醞正之悲莫雪增嫌之恥令姦邪屏退聖政大明孫曰廣德元年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百度惟貞諸本作大度誤四門以穆寰海之內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

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中謝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孫曰貞元二十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況茲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坼維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韓曰莊子曰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孫曰大歷中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傳其子納納傳師道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孫曰漢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百二者謂秦地險固二萬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十二者謂二十萬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人誘臨淄三七之兵孫曰史記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中二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韓曰禹貢海岱為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也又云海岱及淮為徐州東

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韓曰漢終軍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曰橫草也坐見覆盂之泰孫曰東方朔客難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如覆盂抃蹈歡慶倍萬恒情

賀赦表

韓曰表云况乃順時布政秉春導和此謂順宗嗣位肆赦也葢當公之世人主嗣位肆赦惟順宗一人耳又云謬當任用職在藩維此必代桂廣帥臣作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

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啟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恒情

賀皇太子牋

韓曰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宥者孫曰皇太子恒憲宗第三子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

道皇帝光受徽號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率土臣子懽忭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端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劉曰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四歌贊德其二曰月重輪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劉曰山海經曰無皐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即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比少海宗元忝守遐方韓曰公時在柳州其年十月辛于柳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啟

韓曰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在元和十三四年間時淮西已平公前有為賀淮西平赦表此豈赦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啟賀之歟

宗元啟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祝曰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孫曰禮記曾子曰大孝尊親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孫曰昭七年左氏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祝曰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特承

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啟

韓曰衛淮南次公也以檢校工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後傳云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之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衛時尚鼓琴也使傳之載過乎實矣

疊石琴薦一出當州龍壁灘下　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蘊牙曠

之玄蹤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童曰論語子謂子貢汝器也瑚璉也注云夏曰瑚殷曰璉宗廟之器也藝深攫醳孫曰史記田完世家鄒忌子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醳舒也音釋攫厥縛切將成王燭之調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韓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沈淪雖久提拂未忘倘垂不徹之恩孫曰禮記士無故不徹琴瑟敢效彌堅之用

荅鄭員外賀啟

李師道三代受恩（孫曰大宗永泰元年七月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七月卒子納領軍務貞元八年五月卒子師古領留務憲宗元和元年閏六月卒弟師道領留務是為三代受恩）四兇負德（韓曰四兇即謂正己納師古師道）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扞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啟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孽魚列切本作蠥）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忭慶賀難勝太平之

五百家註柳先生新編外集卷二

五百家註柳先生新編外集卷三

披沙揀金賦 求寶之道同乎選才

孫曰劉義慶世説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見鍾嶸詩品公外集賦三首皆貞元五年以後舉進士時作

沙之為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為寶兮恥居下流沈其質兮五才或闕孫曰左氏天生五才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耀其光兮六府以修孫曰書六府孔修又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

待當慎擇之曰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為儔滓壯仕切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盈浸淫而顧眄指炫熿而探討炫熒絹切熿戶廣切探音貪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淄孫曰論語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淄黑色既堅且好孫曰詩既堅既好潛雖伏矣孫曰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熠弋入切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孫曰左氏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先迷後得孫曰易先迷後得主利孰謂棄予如遺孫曰詩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

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孫曰左氏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將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孫曰昭二十七年左氏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覯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韓曰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雖處囊而纖光乍匕韓曰趙平原君曰賢者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劒拭土而異彩相符韓曰雷煥得豐城劍取南昌西山下土拭之送一劍并土與張華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雷煥書兼華陰土一斤致煥煥將拭劍轉精明也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

豈獨媚旭日以晶熒晶音精熒惠扃切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作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即詠陸文可併陸機事見題注而昭明是選孫曰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籯之學韓曰漢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汰之愈即詎慙擲地之才韓曰晉孫綽字興公作天台山賦示范榮期期曰此賦擲地必為金聲也客有希採擷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 三王迎日禮用夏郊

韓曰出禮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云易説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策著也寅方肇建俟啟蟄以展儀孫曰桓九年左氏凡祀啟蟄而郊啟蟄謂建寅之月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告送烈烈之凝氣孫曰詩冬日烈烈導遲遲之陽律孫曰詩春日遲遲猶分可愛之輝孫曰文九年左氏賈季曰趙衰冬之日日趙盾夏之日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式佇寅賓之質韓曰書寅賓出日注云寅敬賓導也稽之虞典期匪疾

乎南山之陽孫曰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啟玄機以求舊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孫曰老子大音希聲克正于時巡蹕道有環回地分險易固善應而莫實諒知幾而有為于偽切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韓曰庾子山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謂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孫曰世説魏武帝過曹娥碑碑背上題作黄絹幼婦外孫齏臼楊脩便解魏武行三十里方悟魏武歎曰我才不

如卿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觀其妙矣孰測其徼細觀其徼矣孫曰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詎知其啟閉音不衰而得度孫曰左氏傳一鼓作氣再而衰響其鏜而有制韓曰鏜音湯詩曰擊鼓其鏜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敘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涉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幾是研孫曰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鄙繁音之坎坎孫曰坎坎鼓聲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陋促節之闋闋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

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啟聖我后得以昭文物

展聲明不僁于素（僁音愆）可舉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

固敢先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遨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厲一有小不善惟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為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故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為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讙鬧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

男子欬者河閒驚跣足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閒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欬者為膳奴耳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戚閒且退朞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隑隑州西浮圖兩閒（隑口溉切又何開切）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閒為一笑衆乃歡餓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閒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

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聞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

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怦怦披耕切又音抨恒若危柱之弦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召覡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為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河間命邑人告其夫召覡祝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闢門召所與淫者倮逐為荒淫倮力果切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

出之名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苦簟切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為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頞皆不欲道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為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强

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讐不忍一視其面卒
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
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
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韓曰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誌云丁酉
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圍于是始葢元和十二年
九月十六日也又云仁人我哀埋勿棄以是日
葬也公時在柳州劉夢得集有與公書云發書
得箏郭師墓誌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
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知

又云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在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槩耳益覩郭師之事覩公之文而有感也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韓曰阮瑶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象十二時柱高三寸象三才唐史音樂志云箏本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案京房造五音准此瑟十三絃此乃箏也今雅樂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郭師所能者蓋十三絃者也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掔韓曰掔舊作緊晉山沈公謂當作掔音於焕切儀禮曰鉤中指

結于掔掌後節中也又音韋音悭擊也韋也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涼山孫曰代謂代州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孫曰太宗子吳王恪恪子琨琨子祇祇子巘巘子宙皆嗣為王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抃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敎

闇管謹視出入餌仄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孫曰神之依叢木者謂之叢祠）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辛秉暴水入小船下岣嶁山（祝曰岣嶁山名嶁力主反）求道籙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强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岡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夭與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孫曰元和十二年季秋也）月闕其團於是始（孫曰謂九月十六日）

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遽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韓曰庚寅元和五年問年二紀益以十孫曰年三十四也僕夫返柩當啓蟄孫曰左氏啓蟄而郊啓蟄建寅之月蓋正月也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呌幼女泣和者悽欷行路悒追初惘天銘茲什

太原李卿外婦馬淑誌

韓曰公集有與李睦州書名字皆不得而詳然公誌及其私必與公相厚者元和五年公時與李俱在永州故云卒于湘水之東誌是時作也漢書齊悼惠王其母髙祖微時外婦也顔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其云外婦本此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孫曰廣陵揚州母曰劉容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睢州詆狂冠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孫曰李為睢州刺史元和二年為李錡所誣得罪貶循州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孫曰更大赦李量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岡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手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治彫殞逝安窮

諧鼓瑟兮湘之滸童曰謂相靈鼓瑟也嗣靈音兮永終古孫曰湘靈鼓瑟今淑之死能嗣其肯也

五百家註柳先生新編外集卷三

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
文即表天剛之師也

魏徵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幾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
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
曰魏徵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
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
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

為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斂物太宗黙而感
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
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因曝
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卧内雷殷殷然赤電遶室
暝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
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

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祕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緗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遠故傳授焉老人頤頷頃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受期限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颺起圻帷裂幕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户不出經歲不

食人因窺闕中但聞勸酬交歡竟不知為誰也光宅中召至京玉清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禄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海阻風飄蕩船欲圻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之遠知曰君陟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

到登州為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颸颸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為猴頰郎以居常頤下有鬚若猿頷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一句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句者豈非異人乎

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爾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

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强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胷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蕚樓下壁上有六馬滚

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纎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解云天漢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屬中大水後六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白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

愬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爾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皇辭去言太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為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宫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

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王城崔巍但聞清香靄欝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人乘雲駕鶴往來若游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

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于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

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為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斃

房玄齡有大譽

房玄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為題字時朝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為越絕前

柳先生龍城録卷下

老叟講明種蓺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蓺其言深耕槪種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追然生頗為文思澀設若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爽著書仙去

賈爽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為人謹慎少

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裏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懵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為遠取景物為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嵎望且重也處幽僻之

十年飲不敗其味即世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常有詩賜公稱醽渌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絶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斸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説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煞黃蘗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詈中因投小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為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為藥死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閤皂山王天師乃仙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吉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尼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譎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帙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

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令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内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

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後事道士李玨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腆强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為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久截没舟船蜀江人患之昱涖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

藥渡江溺使者没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譟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没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為神明隋末大亂潛亦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呑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